

當教育服膺政策而帶來學生學習成果窘境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大約在一年多前，一位科隆地區中學女生因德國明鏡周刊登出她在 Twitter 上對學校教育內容缺乏實用性的抱怨而小有名氣，還甚至引起教研部長在媒體上的回應。她認為，在學校裏面幾乎沒有學到在生活中可實際運用的事，雖然她可以用四種不同的語言分析詩句，但是即將成年的她對於報稅、房租甚或保險一無所知。

日前杜塞道夫大學兩位德文系大學女生的聊天事件還更勝一籌，她們的對話也上了明鏡周刊，並引起社會大眾對於大學教育的批評與反思。據報導，這兩位杜塞道夫海涅大學的學生行經校區內掛有海涅（Heinrich Heine，生於杜塞道夫）肖像的地方，一個人先猜肖像上畫的是「席勒（Schiller），或之類的人」，另一位學生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為「席勒應該是作曲家之類的人」，這個說法引起同伴的不確定性，遂道：「真的嗎？那也許他是歌德？可是，歌德到底是幹什麼的呢？」這回換她的同伴回答了：「沒概念，反正是個作古的人。」

許多社會人士也許要將此看成「嚴重的知識漏洞」，可惜今天大半德國高中生都是帶著這樣的漏洞離開學校的，其實跟過去從學校畢業出來的高中生一樣無知懵懂，只是沒有人特別注意到這樣的人數變得更多了。難道大家真的相信在畢業人數變多的同時，對於思想文化有興趣的學生人數也該直接等比例上升嗎？

況且，不論許多大學生們對於什麼專業主題有多麼的不喜歡，也相信沒有通過高中會考就無法找到正當體面的職業，並且開始不顧一切踏上專業教育的坎坷之路，這，並不是大學生們自己活該建構出來的邏輯。如果那些杜塞道夫的女學生們與席勒、歌德與其他從來沒讀過的德國文學鉅作間的唯一關聯就是通過考試，那麼她們對於大文豪的無知並非她們的責任，而是學校教育政策的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取得文憑」便成為這些學生的學習策略，而他們只不過是追隨大人的榜樣而已，這個概念在更早之前便是各邦文教廳長、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德國 Bertelsmann 研究基金會，以及多數家長的看法，除了取得文憑之外，他們針對海涅、席勒、歌德也沒有其他的想法了。

如果學生們在中學時期學習德國重要基本文學時，感到彷彿在進行障礙賽時跳越柵欄般的艱難與尷尬，那麼這絕對不是敷衍一下就能克服的困難。歌德在很多時候確實只不過是個作古的人罷了，現今的文化活潑而豐富多樣，相對於此，若有誰少讀幾本古書實在很難產生任何遺憾或心痛之感。然而，學生們在學校裏有大量「意義有限」的必修功課必須在短時間內解決，由於缺乏動機和教師的引導，因此只能拼命地用短時記憶將必須學習的「材料」囫圇吞棗般地「處理掉」。

波隆尼亞（跨國）高等教育改革之後的德國大學，更是承接從高中延續過來的片面性學習要求而發揚光大；當教改開始時，不論是對於學習速度（太快）、由大學系統（而非過去學生以個別狀況自主）決定的學習進程、學分的緊湊計算，

或是對大學生無知的確認，完全聽不到現在批評教育品質赤字的人有任何批評與質疑的話語。當由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和德國科學基金會發起的德國大學卓越計畫（德語：Exzellenzinitiative）導致許多大學內的基本教學品質不受重視，而偏重卓越的菁英教育時，更是聽不到今天這些批評者的聲音。

為甚麼我們總是只聽到社會上對方向不明、和所選科系興趣不佳的大學生之批評與嗟嘆，而沒有人批評那些在介紹以歌德、席勒為首的威瑪德國文學藝術時，註明「原文對此學習目的並不必要」的教科書？再看看大堂課的上課內容，大學新生從第一學期就開始必須分辨所謂的「外部描寫（英語：extradiegetic）」與「內部描寫（英語：metadiegetic）」式敘述文的差別，然而針對這些文體的實際戲劇性敘事內容，或是蝙蝠俠和吸血鬼德古拉的分別則是完全一無所知；換句話說，學生們被教導成自動服膺教條的習慣，不管他們到底懂不懂古典文章裏寫的是什麼。

在此同時，國家政策大聲疾呼優秀的科學研究人員才是好教師，難怪師資班大學生也只能從教授口中得知自己不被重視。而這些學習教師的年輕人未來也不過即將成為老師，所以也不需要太過注意，到底什麼材料和教學方法能夠激起他們對文學的熱情和喜愛。

然而，文學的重要就在讀者可透過它了解人類的認知、想像力、幽默與機智、感受、語言與理智，跟其他藝術一樣，它刺激學習者不需使用任何既有概念去進行思考。如果就讀德國文學的大學生們失去這樣的感知能力，將令人非常遺憾，且他們選擇此科系的意義令人持疑。因此，不論是高中或大學都沒有任何理由以文化的悲觀論作為教學冷漠或照本宣科的藉口。

曾經有人問過一位數學家，是否今天的大學新生所知道的數學知識比 20 年前更少，而他證實了這個猜測，並補充說明：不過即使是以前，大學數學教授們反正也必須跟新生從頭重覆一遍高中讀過的教材。要補強類似數學這類學科在前一段學習歷程中的不足確實比其他科目費事，然而在這些領域的答案對錯、是否勤勞練習解題的結果清楚明白而毫不留情。

然而在人文科學家們對於絕對的是、非觀念和對某些認知的固定「狀態」保持批評的態度。這同時也是造成「事不關己」態度的開端。如果要改變這個窘境，並且對把歌德僅看作一名作古之人的那些學生提出有力的反證，那麼教學必須站有優先地位，就像上述大學教授對待學生一樣：力盡本份，不厭其煩，讓政治的歸政治，而繼續潛心教學。

資料來源：2017 年 2 月 12 日法蘭克福廣訊報（FAZ）網頁新聞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forschung-und-lehre/die-lehre-als-problem-raetloser-bildungspolitik-14871931.html>